

小說戲曲研究 第二集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



小說戲曲研究

第二集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



小說戲曲研究 第二集

78.08.0993

中華民國78年8月初版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定價：新臺幣250元

編者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電話：7683708・3620137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046-1

・ 81026-2 ・

發刊詞

陳萬益

古典小說和戲曲的研究，由於王國維和魯迅等人的努力，突破傳統的局限，蔚成大國，而為舉世學者所關注。如今，中國大陸、日本和歐美等地區，都有不少的學者和期刊，不斷地發表極具創見和開展性的論著，令人有日新月異、目不暇給之感。我們在此時此地創辦「小說戲曲研究」專刊，就是希望結合同道，交換訊息，並且，提交成果，作出貢獻。

除此之外，我們最大的期望是會通小說和戲曲的研究成果，相輔相成，力求提昇和突破。

從藝術形式來看：小說是案頭文章，戲曲則為舞台表演藝術；從文學觀點來看：小說和戲曲是兩種文類，各有不同的創作要求和表達技巧。但是，邇來學者則深深體悟到：小說和戲曲——相對於詩文之為士大夫文學——是民間文學的兩棵大樹，雖然分立，卻盤根

錯結；成長過程也是互相扶持的。古典小說和戲曲，不僅從作家、出版家到讀者群都有重疊交集的現象，即使作品的題材，人物的塑造以及主旨的呈現等，也都彼此息息相關。因此，小說和戲曲的研究，雖然各有畛域，卻不能劃分壁壘；同台共演，互相觀摩，也許更能豁然貫通，解決待解的懸案。

基於以上的認識，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在海內外許多同道的催促和支持下，和素負聲譽的聯經出版公司合作，創辦了這份「小說戲曲研究」專刊。

我們邀請了許多海內外小說戲曲研究卓有成就的學者作我們的顧問，我們組成了一個跨校際的編輯委員會，我們建立了一個認真而嚴肅的審稿制度，同時，每個月定期舉辦小型學術研討會，期望在充分而熱烈的討論中，使「小說戲曲研究」成為完全開放的園地，以助成國內學術水準的不斷提昇。

願所有小說和戲曲的同好，都一起來關注、培植這塊園地，謹此囑望。

目次

發刊詞

陳萬益 (一)

論文

神仙與富貴之間的抉擇

胡萬川 三

——唐代小說中一個常見的主題

鄧志謨《鐵樹記》研究

李豐楙 四

——兼論馮夢龍《旌陽宮鐵樹鎮妖》的改作問題

目次

(三)

母子衝突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心理分析

陳炳良 九

論《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的華夷之辨

張火慶 二九

《女仙外史》的魔教觀

顏美娟 一五

大連圖書館所藏《金雲翹傳》繁本與日內閣

王千宜 一七三

文庫所藏簡本之比較

吳秀卿 一九

元劇中的文人形象

布袋戲之成立及其表演藝術特質

林鋒雄 二五

阮大鍼對「錯認」「巧合」編劇手法的運用

林鶴宜 二六五

中國古典戲曲中的「翻案補恨」思想

沈惠如 二九

中國小說的萌芽

前野直彬・作／吳璧雍・譯 三〇五

資料介紹

《聊齋誌異》在日本的流播和翻譯

黑島千代 三一

論文

神仙與富貴之間的抉擇

——唐代小說中一個常見的主題

清華大學中文系 胡萬川

一

「騎鶴上揚州」是六朝以來一個有名的典故，出《殷芸小說》：

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①。

①南朝梁·殷芸編纂，周楞伽輯注，《殷芸小說》，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第一版，頁一三一—一三二。

故事雖然簡單，卻已點出人生三大欲求，為揚州刺史指的是「貴」，多貲財指的是「富」，騎鶴上揚州指的是長生不死為神仙。

人生欲求之所向，總是那些人們以為是好的，有價值的事物。貧與賤的生活狀況使人困窘痛苦，是不好的，因此人們莫不希求富與貴。然而生必有死，即使一輩子生活在富貴當中，面對生死無常，富貴也免不了顯得惘然。「人生不得長歡樂，年少須臾老到來」^②，永遠是一個缺憾，因此人們總又希望最好能有長生不死的一天。

人的欲望就是如此一層一層的追加上，貧賤的人想望富貴，富貴的人更望長生。秦皇、漢武以下歷代帝王之所以多好神仙方術，是這種心理的表現，「揚州鶴」故事「欲兼三者」的欲求，同樣是這種心理的表現。這種心理所呈現的另一面是：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夠不死為神仙，也要為富貴神仙。歷來故事中的天上神仙排場，常如人間帝王或富豪之家，正是這種心理的反映^③。因為假使但能長生不死，卻又困窮多缺，仍未免是一大憾事^④。

② 白居易《短歌行》之詩句，《全唐詩》卷四百三十五。

③ 此種神仙排場如人間帝王或富貴之家的例子相當多，下文第二類型故事中那些求仙有成者的富貴景象就是，所以在此不必另舉他證。

富貴而又神仙既是人之大欲所在，然而富貴固人間所常見（富貴與貧賤是相對的，只要人間有等差，便自有富貴者），神仙卻非現實所實有。因此，提倡神仙說的方士、道士，以及那些相信他們見解的人，首先便得肯定神仙的存在。然而，單單肯定神仙的存在還不夠，進一步還得主張神仙可因修煉而成，也就是說，只要有機緣，並懂得修煉的方法，凡人可以長生不死為神仙。

而這種長生不死的觀念和其他宗教以肉軀為寄寓，遲早須毀敗，惟靈魂得以不朽的觀念又不太一樣。仙道之說的不死為神仙，是指肉體與精神完整合一的生命長存，是很實際的^⑤。配合著這一個「實際」的觀念，仙道之說又以為人只要成仙之後，便具神通，要財

④ 道教觀念中的仙界階級等差是很明顯的，陶弘景的真靈位業圖表現的是這種觀念，其他如天仙、地仙、鬼仙，仙有九品等等表現的也是這種觀念。在這樣的觀念底下，下等的仙是還要侍候上等仙的，一如人間下等人要侍候上等人一樣，所以《神仙傳》中的「白石先生」已修至不死之境，然而不肯服昇天之藥，因為「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所以希冀成仙的人總是要想成為「上仙」。然而道教傳說中畢竟還沒聽說神仙有困窮的。倒是佛經中的《六度集經》卷三有如下的記載：「若其昇天，天亦有貧富貴賤，延算之壽，福盡罪來，下入太山餓鬼畜生，斯謂之苦。」這是因為佛教中的「天界」仍是不脫輪迴的六道之一，所以有此說。

富有財富，自在享樂，遠非人間富貴者所能比^⑥。神仙說之所以吸引人者，正在此處。

人既然可以為神仙，然而又應當如何才能成神仙，卻又是一個問題。歷來提倡神仙說的人對此當然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理論，在此我們且不多談，為扣緊「神仙與富貴」這一主題，我們只以丹鼎派的說法來當作例子。依照丹鼎派的理論，人若要成仙，必須服食金丹才能為上仙^⑦。可惜的只是這種金丹不是人人煉得的。因為以道教一代宗師抱朴子的見解

⑤道教所說的成仙之法各種不一，如《抱朴子·論仙篇》即有「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等之不同。後來如五代時道士譚峭更有「神可不化」的長生論，以為「形」就如「神」之疣，倒有點類似精神、肉體二元論。雖然如此，「舉形昇虛」的肉身成仙觀畢竟是自有神仙家以來以至道教成立以後，長時期的一種神仙思想的主流。以下所引《抱朴子》文皆出自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里仁書局民國七十年十二月出版，不另注出頁碼。有關譚峭的思想參看：卿希泰著，《中國道教思想史綱》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頁六八一—六八四。

⑥如下文所引故事中諸神仙富貴豪華排場。

⑦這並不等於說只有服食金丹才能成仙，而是說只有服食金丹的人才能成上仙，另外因服食他物或習導引而成仙者只能為中下仙。《抱朴子·黃白篇》：「朱砂為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金丹篇》又說：「長生之道，不在祭祀鬼神也，不在導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

來說，要煉這種金丹，除了須懂法訣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要有錢又有閒，否則絕負擔不起那龐大的原料費^⑧。依照他的理論來推衍，就等於是說只有富貴人家才有成為上仙的可能。窮人家窮道士，即使有緣能夠服食其他靈草仙藥而成仙，到頭來也還只是中下等的仙人，為仙之後仍然要服侍其他仙人（包括因服食金丹而成上仙的人），得不到為仙的大樂趣^⑨。好在這一種說法大概只是專為富貴人家而說的，並不能代表所有的修仙理論，否則窮苦人家在現實生活上既已痛苦不堪，如果連神仙的期望都不能分享一些，豈不太過殘酷。

以上盡談的神仙與富貴，原因是歷來有不少的故事就是以這人生兩大欲求為主題^⑩。其中尤以唐人所載為最具時代特性。這一類故事中通常將人間富貴與長生成仙劃歸為不可

⑧《抱朴子·金丹篇》強調「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然而煉金丹卻須要甚多珍貴之材料，與甚空閒之時間。由於金丹材料有時難求，《抱朴子》又認為「不及合金液之易也」。但是即使這比較簡單的合金液所用金：「古秤金一斤於今為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這豈不是等於只有大富貴人家才有資格煉丹求仙！

⑨參注④與注⑦。

⑩揚州鶴故事原本指出的是富、貴、神仙三大欲，但對傳統社會的人來說，地位高貴的，通常也就是富者，因此富貴通常一體連用。富、貴、神仙三大欲因此可化約為二大欲。

同時並得的範疇，也就是說人雖然可以成仙，但神仙不自富貴中求。若要人間富貴，就不能為神仙。對於由《抱朴子》金丹說引申出來的，似乎只有富貴人家才能煉丹成上仙的說法，這些故事所呈現的是一種不同的情態。

這一類的故事是有趣而又值得探索的。因為富貴與神仙既同為人之大欲所趨，這些故事卻偏又擺明富貴之與神仙，正如魚之與熊掌，二者不可得兼。如果富貴可有，神仙亦可求，然而二者只能取其一，有緣者當何取？其中抉擇掙扎，情節自有情趣；情趣之外，隱含的便是人生價值取向的問題^⑪。

唐朝道教興盛，神仙故事大為流行，這一類以「道法、世事兩不相濟」為思想背景^⑫，富貴與神仙但可擇一的故事，便也相對的風行。

二

⑪價值論是哲學上尤其是人生哲學上一大論題，唐君毅《哲學概論》第四部《人道論、價值論》，即有大量篇幅論此問題。唐氏書民國五十四年孟氏教育基金會大學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再版。

⑫宋·張君房輯，《雲笈七籤》，自由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三版，頁一四二九。

這一類故事產生的背景，當然是建立在以神仙為實有，而且人可以修成神仙的信仰基礎上。故事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通常是某一主角從某仙道處獲知自己命中有仙格之分，也有富貴之命，但二者之中只能擇取其一。第二種類型則多半是二個人以上的故事，故事中有有的耽求富貴；有的精進求道，甘受苦辛，最後苦盡甘來。

本節且先從第一類型的故事談起。

這一類故事中較為典型的是出於盧肇《逸史》的李林甫、盧杞、齊映等三人的故事。三篇故事並見《太平廣記》引。他們三個人都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並且先後做過唐朝的宰相。首先是李林甫的故事，篇名《李林甫》。

故事中說李年輕時好遊獵，有一天，遇見一位道士，勸李不必以遊獵為樂，相談之下，李知覺該道士為非常人，道士約他三日後五更相見於槐壇之下，三日後：

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為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迴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